



作品
微笑的猫

猫蛊手记

夏明若和楚海洋的青春，
全都燃烧在又惊险又刺激的
超萌探险之路上了。

Fighting!
Bad cat!

CS
PUBLISHING & MEDIA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

猫的 猫虫 手记

Fighting!
Bad cat!

CS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网络文学
CE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猫蛊手记 / 微笑的猫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7
ISBN 978-7-5404-5585-9

I. ①猫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3656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青春小说

猫蛊手记

作 者: 微笑的猫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策划编辑: 邹和杰

版式设计: 利 锐

封面设计: 天行健设计

插图绘制: 赵小皮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223 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585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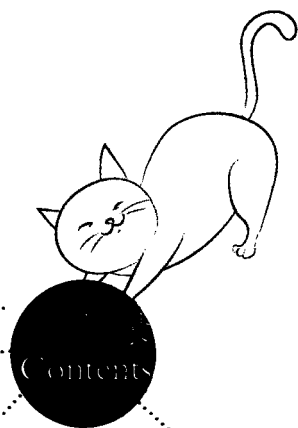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8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西南篇
0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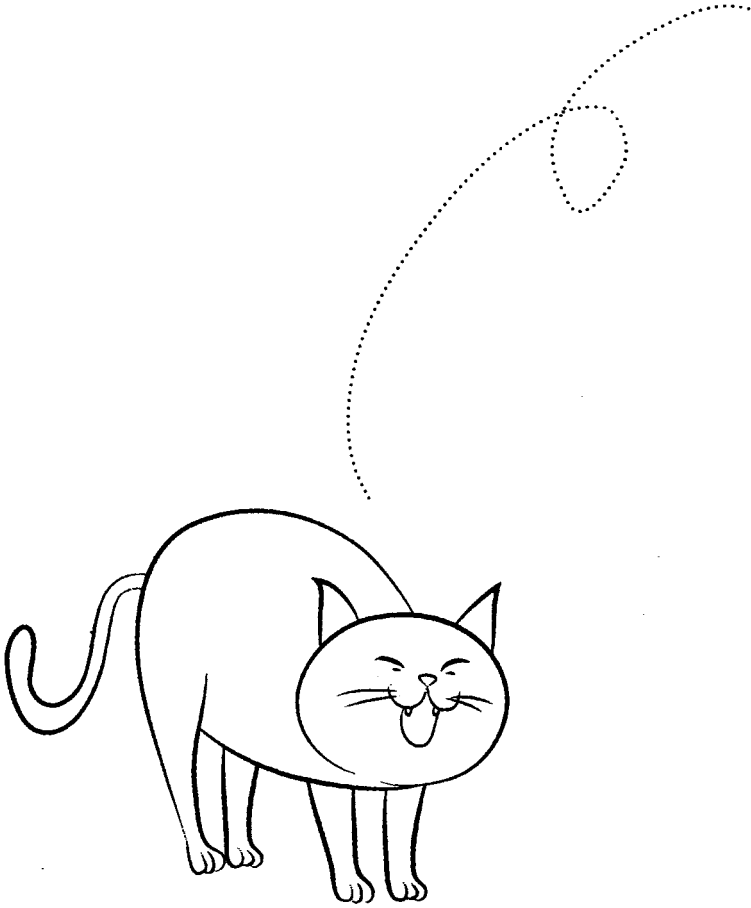
中原篇
089

西北篇
161



后记
283

番外 东南篇
237



西 南 篇



复苏年代。

李长生教授也从噩梦中醒来，平反了。平反后做通了学校的工作，组织考古小分队远赴西南边陲。

李教授六十岁，伏枥之老骥，××大学历史研究所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人，在上级面前拍了胸脯：“一绝不要国家一分钱，二绝不占用正常学习时间，充分利用暑假。”

他在新组建的历史系里精挑细选了十个人，有男有女，行李包打好，浩浩荡荡准备出发，连火车票都买了，结果被一场壮行酒放倒了九个——据说是那盆炒螺蛳不新鲜。

李教授嗜食螺蛳，拉得几乎脱水，躺在医院里打吊针，挨个儿看着学生们蜡黄的小脸，嗟叹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！”

幸存的是个男生。

但此君不安心吃饭，意图调戏饭馆女服务员，被服务员她爸也就是炒菜师傅高举锅铲追出去两公里，慌不择路一脚踩空，骨折了。

于是一位前来蹭饭的小朋友脱颖而出了。

夏明若小朋友，眉清目秀，为人友善，一个人吃掉了半盆螺蛳而毫发无伤，精钢铸就的肠胃。

李教授两眼无神地望天花板，“哀怨”二字赫然镶嵌在他的脑门上，同病相怜的学生小史帮他数药片，叹息不已。

夏明若颠儿颠儿地来探病：“李恩师哎——”

李教授有气无力地招呼：“坐……”

夏明若假惺惺嘘寒问暖说：“老师呀！今天怎么样啊？身体是否安康啊？”李教授翻翻白眼说：“夏明若，真不巧，你刚刚在走廊上对着挂水的同学们幸灾乐祸，说青霉素还不如鸡汤，又说刘伯承护国讨袁时子弹穿眼而过做手术都不打麻药，你们拉个小肚子还得浪费祖国宝贵的医药资源，等等，我全都听见了！”他说，“夏明若，我现在突然有个主意。”

夏明若把水果罐头放下，问：“什么？”

李教授说：“听说你从十四五岁就开始帮××科学院考古所干活，后来才考了我们的历史系。他们所在之前受到上级保护，好歹开展过几次田野考古行动，你觉得你经验积累得如何？”

夏明若想了想，眯起眼睛一笑，毫不客气地自称领队应该没问题。

“好，有志气！”李教授招呼他靠近些，“那就请你当个领队，你代替我去云南吧。”

夏明若连笑容都不变，说：“恩师，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儿事，我先走了。”

李教授一声咳嗽，小史立刻把夏明若扑倒在地上。

“你别挠我，哎哟，史卫东你这个吃里爬外的……”夏明若手忙脚

乱地和小史纠缠，“恩师，我不骗你，我真有事，四川盆地那边发现了几颗疑似人类的骨骼化石，报告刚刚打上来，我们得和古生物所的一起去看看，弄不好还能填补考古史空白呢。”

李教授下床，趿拉着拖鞋、捂着肚子往护士值班室跑，一分钟后跑回来：“奇怪了，夏明若，你们钱老师电话里怎么说四川最近没发现化石呢？”

夏明若拼命推着小史，小史作狮吼虎扑状。“哦，那我记错了，是新疆！”

“不巧我也问了，”李教授说，“新疆似乎也没有。”

夏明若说：“是辽宁。”

“小史你先出去一下，我和夏明若谈谈。”李教授说。

夏明若叽叽歪歪说：“我真有事，我妈病了，我妈甲亢，糖尿病兼甲亢，血糖 20.36。”李教授命令小史带上门。五分钟后小史把脑袋探进去，见里面其乐融融，那两人明显已达成某项不可见人之共识，夏明若咧着嘴贱笑，李教授慈爱地抚摸着此人狗头，赞曰：“好，好。”

夏明若问：“就我一个去？除了我还有谁？”

“没有了，就你。”李教授说，“但考古所有几个人在那边，其中有我的学生，我事先已经联系过了，他会来接你。”

夏明若点点头算知道了。

小史上下打量夏明若，悄悄对李教授说：“就算云南那边有人接应，但您真打算派这货去？”

李教授示意他附耳过来，语重心长道：“野外生存，会遇见很多不确定的食物。你我吃了都会死，他吃了没事。”

小史恍然大悟，夏明若则继续与李教授讨论本次活动的细节，直到护士进来赶人。

两天后，考古单人小队要上火车了，夏明若却差点儿迟到，一路气喘吁吁，手里还抱着只大花猫，看起来足有二十斤重。

“……”小史凝视着他，“我说，夏明若。”

夏明若搂着猫深沉地问：“什么事，史卫东？”

小史说：“我向毛主席保证云南饿不死你，不用带口粮。”

绿皮车刺刺地冒着蒸汽，火车站欢声雷动，送行的人们挥舞着彩旗，大概是因为有个远赴缅甸演出的歌剧团也同乘了这趟车。夏明若和小史兴冲冲寻找那歌剧团的女台柱子，发现是个腰围至少有四尺的白胖大妞，失望至极，只好回头在拥挤中找座位。夏明若边打背包边回应小史：“这猫不能吃，能吃我早吃了。”

小史问：“为什么不能吃？”

夏明若把猫塞进旅行袋，“咕嘟”咽了口凉水，神秘地竖起一根手指：“因为那不是一只普通的猫。”

拖着病体前来送行的李教授这时没好气地说：“因为那不是一只猫，那是一只蛊。”

小史说：“啊？”

李教授指着夏明若说：“别问我，问他。”

夏明若特别得意，拉开旅行袋拉链，捧着猫脸问：“老黄，革命导师我可以指点这个迷茫的青年吗？”

大猫打个呵欠，懒洋洋看了小史一眼。夏明若于是庄严地咳嗽一声：“那么史卫东同志……”

小史突然站起来说：“你们坐，我先回去了。”夏明若抱住他的腿哀求：“哥哥，你听听嘛，话说了一半我憋着难受，憋到云南我就死了！”

小史寸步难行，只好妥协：“好吧，好吧，一只蛊。”

一只猫蛊。

这要从夏明若他爸说起。

夏老爸明里头是无线电厂职工，暗里头是神秘文化爱好者，下班没啥事就鼓捣迷信的干活。十年后创办了国内第一批气功培训班，鼎盛时一人在台上发功，台下三千人接功，齐声颤抖着宣称“师父啊咱终于开了天眼了”云云。

就是这么一个介乎骗子和江湖术士之间的人物，竟然还是个作家，专攻地下文学。

由于刚刚经过“文革”的冲击，国内知道蛊的人少得可怜，出于启蒙人民的考虑，夏大师呕心沥血，批阅三载，完成了《怎样科学养蛊》这部科普巨作，共计五千余字。刨去抄袭《怎样科学养猪》一文三千字以外，夏大师在书中倾注了他的思想。

比如蛊到底是什么。

蛊，据说是苗寨特产，从虫，从皿，所谓器久不用而虫生。也就是说蛊是一种虫，是被传得神乎其神、令人闻之色变的毒虫。

夏大师则把它科学化了，他说蛊就是作用于人体的有毒寄生虫。于是，中蛊就有两种情况：不小心吞食了寄生虫或不小心中食了虫卵。

那么如何解蛊毒？自然是吃肠虫清。

夏大师解决了这个终极问题后开始着手实践。

按照《本草纲目》的传统做法，夏大师找来蚊子、苍蝇、蟑螂、臭虫、屎壳郎等毒虫数十种，放进一只腌菜缸子，等着这些虫大的吃小的，最后剩一只活的，蛊就炼成了。

结果时间到了跑去看，虫没有了，剩一只耗子。

夏大师对缸底的大洞视而不见，一个劲儿号叫：“噉噉噉！成了！

我炼成了!”这时半路杀出了自家的猫，喵呜一口把耗子吃了。

于是夏大师便炼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只蛊，属猫科动物，哺乳类。

蛊是有了，但如何施蛊又是个问题。按照夏大师的理论，只有两种方法：一、吞猫；二、吞小猫。

第一不可能，猫二十来斤呢，还那么多毛。第二也不可能，是只公猫。

夏明若挺真诚地问小史：“你说怎么办呢？”

小史也挺真诚地冲他微笑，然后指着祖国大西南的方向说：“您去了就别回来了，就留在那边祸害吧，让哥们儿清静几年。”

李教授还没从肠胃病里恢复过来呢，两条腿虚得直打战，偏还要拉着夏明若说个没完没了。

夏明若说：“您快回去吧，别累了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
李教授说：“不行啊，我还有好多事情要交代。”夏明若拍拍他的肩：“您就信任我一回行不行？”

李教授看看这个学生的眼睛，突然松了口气微笑起来：“行啊，信你一回。”

他下了车，站在人群中与夏明若挥手告别，不时被人推搡一下，胖胖的身体看起来有些笨拙，有些可怜。

夏明若探出半个身子在车窗外喊：“恩师再见！恩师我会想你的！”

李教授也踮起脚：“路上当心！”

夏明若把手圈到嘴边：“知道了！您回去吧！”

那胖老头儿挥手示意你去吧，然后目送着火车远去，几乎快看不见了，他又跳起来，冲到栏杆边上喊：“考古是科学！不是挖宝！你给我记住了！”

夏明若把行李塞在床铺底下，偷偷摸摸把猫抱出来，问它：“老黄，

刚才好像老头儿又叫了一声什么。”

老黄喵了一声，在他怀里蹭蹭，又打了个呵欠，扭头看着窗外，铁路沿线是一望无际如明镜般的水稻田，在太阳下闪着光。

夏家的猫第一个蹿出昆明站，夏明若背着接近五十斤的装备艰难地追：“老黄！老黄慢点儿，别乱跑！”

老黄才不管他，一溜烟小跑，乐滋滋的。

夏明若大怒，咬牙快跑几步，一把揪住老黄的后脖子，刚想喘口气，却看见驶向博物馆的大破公共汽车绝尘而去，只好又接着玩儿命狂奔，不久便被行李压垮，扑通一声倒在大马路上。

街上人呼啦啦围过去：“死了没？死了没？”

夏明若猛然抬头，伸手：“车——！”

“还活着。”众人松了口气。

夏明若艰难地撑起身子，几乎被压扁的老黄残喘着从他身下爬出来。

人们把夏明若从地上搬起来，有个知识分子模样的问：“小同志，你要去哪儿？”

夏明若说：“省博物馆。”“嗯？”那人说，“巧了，我也正要去博物馆开会，来来，我帮你拿行李。”

说着推了辆自行车来，不容人客气便把大包小包连带着老黄全捆在车架上，夏明若忙不迭道谢。

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问：“你也去博物馆开会？”

夏明若摇头：“去找人。”

中年人刚想问找谁，迎面便走过来一个人，远看像捡破烂的，近看才发现年纪轻轻，是个落拓又好看的青年（这么一说真挺矛盾的）。

这青年高个子长腿，拎着网兜、扛着蛇皮袋、背背挂挂不知道多少行李，正埋首走路，一抬头见了夏明若便猛退数步，嚯一声大叫：“他妈的竟然是你！”

夏明若赶忙揉揉眼，一看：“他妈的！”

那人说：“你奶奶的！”

夏明若说：“你舅舅的！”

中年人低头：“咳……”

青年对中年人毕恭毕敬喊了声：“孙明来老师。”

孙明来问他：“楚海洋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”

楚海洋看看夏明若，然后斜眼望天：“我突然不想去了。”

夏明若也眼白多眼黑少：“哟，这才几天不喝稀的，就摆上谱儿了，我看啊，去了也是个累赘。”

楚海洋说：“我都懒得理你！”

夏明若说：“我又不认识你！”

楚海洋说：“你谁啊？断奶没？”

夏明若说：“你爸满月时我还去喝酒来着，你爸小名儿都是我给起的！狗娃！狗娃哎！”

楚海洋说：“啊呸！不揍你你都不认识谁是你爸爸！”

孙明来说：“咳！”

夏明若找帮手，跳到他身后问：“孙老师，这人是谁？”

孙明来说：“你们都吵半天了还来问我？科学院考古所的楚海洋同志呗。”

楚海洋这才想起来还没有介绍师长，便压着夏明若的头对孙明来一鞠躬：“这位是省博物馆的孙明来老师。”

夏明若喊声“老师好”，便强仰着脖子与楚海洋拼蛮力。

孙明来也没有办法，苦笑：“我会议要迟到了，你俩到底怎么说？”

夏明若把自己的行李卸下：“老师您先去吧，别担心我们了。”

孙明来迟疑说：“真没事？”夏明若摇头。

“……那好吧，”孙明来骑上车，走了十来米又对他们喊，“别吵架！”

夏明若和楚海洋异口同声道：“哎！”

结果孙明来一掉头两人就打起来了。

穿开裆裤的交情也有好与不好两种，这两位明显就是属于不好的。楚海洋的脸盆突然从天而降，夏明若还没注意就眼前一黑，几乎被钉入地下三尺。

街上人群又聚拢：“死了，这下肯定死了。”

楚海洋长吁一口气，拍拍手上的灰，扭头看见猫：“哎哟，老黄！”

老黄跳到他怀里喊：“喵呜！”

楚海洋说：“你看看你，都胖成什么样儿了？肚子都贴地了，也不怕被人逮去吃。唉，也不怪你，谁让你没选对主人家。明年跟着我混吧？”

老黄眼中对自由的无限憧憬被一只苍白而孱弱的手掐断了，夏明若站直身体，不说话，阴森森的。

老黄从楚海洋怀里奋力挣脱，跑了。

楚海洋说：“你压迫一只猫干吗？真没出息。”他挠挠头说：“少爷，等什么呀，走吧。”

夏明若吊着眼梢说：“怎么着？求我了？嘿！我还真不去了。”

楚海洋自顾自走了，夏明若勉强站了一会儿，小快步追上。他在火车上看了地图，知道此行艰难，应该是先去云县，再往拥翠山一带走，路上至少要十天，上山还要三天，嘴硬虽然爽快，但活儿还是要干的。

省城到云县还没通车，两人决定先到楚雄地区再想办法，谁知到汽车站一问，说是往楚雄的车已经开了，下一班得等明天，楚海洋只好把夏明若带回宿舍。

楚海洋他们这一批从科学院所赶来的年轻考古学者，共计七人，都在博物馆一间空屋里睡办公桌，中间用布帘子一拉，就算隔出了男女宿舍。厕所在五百米外，一来一回挺锻炼人。

夏明若一去，引起了轰动。

夏明若小时候在大杂院里有外号，叫“别信”，意思是这孩子说话不靠谱儿，就是一张脸骗人，所以说什么你都别信。楚海洋不知道吃过他多少亏，以至于养成了口头禅：“你怎么跟我们院夏别信一样！”“得了，别蒙人了，你当你是别信啊！”

如今别信本尊驾到，楚海洋的同事们自然争相参观。

有个二十来岁梳大辫子的姑娘问夏明若：“你干吗带着猫来？”

夏明若问她：“你想抱抱吗？”

姑娘急切地点点头，夏明若把猫递给她，然后笑嘻嘻说：“这猫有毒。”

姑娘吓得一撒手，楚海洋连忙在夏明若头上凿个栗暴，把猫抓回来放在姑娘手上：“你别信。”

一旁站着个民族学者叫小朱的，一听来了劲，问：“真有毒？”

夏明若说：“你给舔一口试试。”

说着便要拉小朱的手，小朱哎哎哎叫，楚海洋一边替夏明若铺褥子，一边说：“小朱你别信，别信。”

孙明来开完会来请科学队的人吃饭，问夏明若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夏明若说：“和海洋同岁啊。”

孙明来求证，楚海洋还是说：“别信。”

夏明若发作了，要掀桌，楚海洋用筷子点着他：“你掀，有种你掀，我告诉你往后路上还不一定能吃上饭。”

夏明若叼着个馒头，夹了几筷咸菜气鼓鼓坐台阶上看夕阳去了。

孙明来说：“这小同志多有趣啊！”

楚海洋哭笑不得说：“有趣？这是瘟神，送都来不及！”

吃罢了饭，一群人各自做各自的事，孙明来拉着楚海洋，塞给他十斤粮票。楚海洋说：“您开什么玩笑，我不要。”

孙明来说：“嫌少是不是？拿着！路上省着点儿用。”

楚海洋急了：“我哪能要您的呢，我们有。”

“你就安心拿着吧。”孙明来说，“我答应要带你们去，现在却走不开，算是对不起老李的托付了。总之你们先走，我三天后和小朱一起出发，肯定能追上你们。”

楚海洋问：“小朱？”

“嗯，他要去拉祜族自治县，正好顺路带去。”孙明来说，“咱们此去是探查，不发掘，不用带太多人。再说老李说的这个事情，暂时还是不要让太多人知道的好。现在的环境谁也说不清，人心隔肚皮，老李他又刚平反，凡事都要留个小心。”

楚海洋点点头，孙明来吩咐他早点儿睡，两人便散了。

楚海洋迷迷糊糊睡到五点半，死拽活拉把夏明若弄起来，背了行李往汽车站走，正好赶上。

赶上也没能买到座位票，两人挺委屈地盘在发动机盖上，身边堆满了竹篮、扁担、麻袋、鸡鸭鹅。老黄蹲在夏明若的头顶，毛茸茸的尾巴扫得他直打喷嚏。对面还有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，毫不避讳地撩起

衣襟哺乳，弄得两个年轻人尴尬不已。楚海洋低声开玩笑说：“你还知道不好意思？反正你也是你妈奶大的，对了，我也是你妈奶大的，我妈没奶。”

谁知让那少妇听见了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夏明若立刻与楚海洋划清界限，指着他对少妇说：“大姐，这就是一臭流氓。”

司机肤色黝黑，胡子拉碴，人倒和气得很，说一口四川方言。他打着方向盘问楚海洋：“要去云县？”

楚海洋说：“嗯，从楚雄转车过去。”

司机看了他一眼没说话，中途休息时却对他俩说：“我看你们还是别去的好。”

夏明若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司机说：“听人家说那边路又坏了，只能走哀牢山。但最近暴雨多，山里都是土路，十条倒有九条塌过方，事故出了不少。别说是汽车，连骡马都不敢走。”

夏明若一吐舌头：“妈呀。”

楚海洋笑问：“准备退缩了？”

“放屁！”夏明若对司机拍胸脯，“有车，咱们有11路。”

司机叹口气：“你们这些娃娃。”

山高路陡，又是大雨倾盆，汽车一路颠簸，从天色蒙蒙亮始发，下半夜才到楚雄。

司机抹去满头冷汗连连说毛主席保佑平平安安，这样的天气汽车竟然一次都没抛锚。楚海洋要帮他卸货，司机摆手说，“别磨蹭，快去打听往云县的车还开不开。”

楚海洋此时饥渴难忍，却也不敢耽搁，吩咐夏明若看行李后就去敲